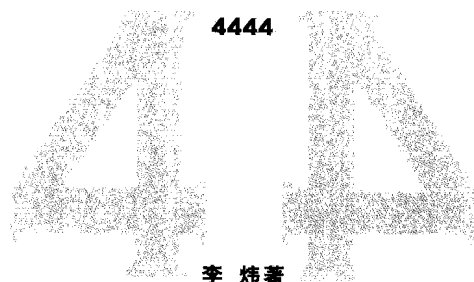


4444

李 炜 著

张定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 炜 著



张定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4444/李炜著,张定绮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21-3946-0

I. ①4…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6812 号

责任编辑:李霞

装帧设计:王志伟

4444

李炜著 张定绮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2.25 插页 2 字数 222,000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46-0/I·3038 定价:2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辑三 念

- 171 雪印
- 175 妄求
- 177 倒叙
- 181 牵手
- 184 负担
- 187 特异
- 190 言辞
- 192 诀窍
- 194 中点
- 196 鼓掌
- 199 蝉唱
- 202 位置
- 204 丧失
- 207 断裂
- 209 庆祝
- 211 忘记
- 213 等待
- 215 保密
- 219 阐释
- 222 诬蔑
- 226 友谊
- 228 炫耀

辑

一

死



因为死亡将它的多个头颅插进
生命
进入钻了孔的心。

——布拉乔（Coral Bracho），
《那片空间，那座花园》

悲 剧

他害怕不存在的事物，所以现在等待的事物令他焦虑。他知道，目前不存在的事物有一天会出现，而且会把已经存在或正在孕育的事物排挤掉。

——纳达斯(Péter Nádas),《忧郁》

一场悲剧——就这么回事。

再没有别种可能了——因为死亡那一刻我们就要准时出发。

不过，这倒不是不能称之为“喜剧”的唯一理由。毕竟流眼泪也可能成为出乎意料的滑稽，至于死亡，即使死亡也可以演成一场闹剧。

不，真正的理由跟即将在这本书里搬演的那部戏剧的作者有关。因为他刚好全心全意服膺于一种叫做“悲观主义”的论调，虽然这其实违反他的心意，让他无法尝试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

不用说，悲观的人都知道自己担心的事通常没必要，有时甚至很可笑。这么一来，即使你成天担心自己的噩梦成真，你同时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悲观倾向，所以下意识里，连你自己都不能认真看待那些让你掌心冒汗、坐立不安的恐惧。

至少三次。最久的一次大约五分钟。

起码，他以为医生是这么说的，因为那人大部分时间都不知在嘟哝些什么。

“虽然……也许……她很高兴……你们来了……”

什么？

“她的……生命迹象”——他指着她病床一侧的监视器，“它，嗯，又……好起来了……”

他抬头望去。照例他看不懂那些锯齿形的线条，不断地从荧幕一端钻到另一端，好像嗑了药的白蚁似的，有时还发出“哗哗”的警戒信号。

他想知道她还能维持这状况多久。

“嗯”，医生开了口，却又是一段含混不清的嘟哝。

他从没这么不耐烦过。就算还能让她活下去——他替医生把话说完——不也脑死了？就连医生自己都承认她刚才呼吸停止了好几分钟。

“嗯……猜测……恐怕……”

所以完全没希望了？

“你同意的话，”医生顿了一下才说，“我们可以不再……换，呃……”

他指的是那些四方形的袋子，里头装了不知是药剂、血浆还是什么的，靠一台、两台或所有那些机器打进她体内。

“你了解……”医生补上一句。

是的，他的确了解。他们不能直接把机器关掉，主动剥除她仍

带 水

它不会封闭。
不是个圆；
是螺旋。

——瑞佐斯(Yannis Ritsos),《裸体》

据说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弥留之际,最后一个动作是画个圆圈,然后在它中间画了一个点。

那时候这位希腊诗人的声带已经完全被咽喉癌破坏,只能靠着写字表达意思。

这位七十岁老人画的图形是校对用的一种基本符号,通常用来提醒编辑和印刷工人,漏了一个句点待补。全世界说英语的地区都知道这符号,起码干出版这一行的。但在卡瓦菲生活与去世的亚历山卓市,当地人是否也使用这符号,他不大有把握。

不过,卡瓦菲曾在英国住过好些年,而且崇英,据说他连说希腊母语时都带着一点儿英国腔。所以如果他学会这个校对符号,并在临终时用它表示他一生走完了一个完满的圆,准备画下最后的句点,应该不算离谱。

听 觉

有时她听得见我；有时她怎么努力也听不见……年纪大了：有一天我也会如此。结束就是这么开始的。

——柯克多(Jean Cocteau),《过去式》

于是他们开始守灵——等她再死一次的守灵。这次的死将是永恒。

为了让她走好，在这步入死亡的最后阶段，他们不停地对她说话，给她安慰、鼓励、支持。也许不全是浪费，他们这番努力。一般都相信，听觉是最后消失的知觉，即使在人已经不能视、嗅、尝、触时，仍然发生作用。

稍早，那天下午，在加护病房与她独处的将近半小时里，他蹲在她床边。“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他忽然想知道，“你最喜欢的城市？最喜欢的电影？”

难道她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告诉他就要走了？所以一个又一个，问了一连串才不过昨天他还觉得无关紧要的问题。他唯一得到的答案，是上方监视器发出的那些不可解的“哔哔”警告声。

在世的最后几年，她觉得听力逐渐衰退。愈来愈多次，通电话

的时候,她要求他大声一点。

习惯唱反调的他,总是拒绝,叫她不如去弄个助听器。

她宁可死掉,有次她反驳。她是认真的。有如风中残烛的老年从来吓不倒她。她无法接受的是代表衰老的具体符号:拐杖、假牙,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她看来,这些东西代表自承是时间的手下败将。对一个从来不向任何人卑躬屈膝的斗士来说,向大自然的力量认输,同样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听力是她第一种明显衰退的感官。然而现在,处于死亡边缘,周围的人仍然当它是跟她联系的最后方式。

这里头可藏了什么教训?或只是又一则人生为了测试我们上它的课专不专心而随手丢来的反讽?

等 待

我在想象中描绘她的心脏，这构造繁复、操劳过度的器官
像一个紧张的拳头，不断握紧、放松，握紧、放松，持续一千次、
一万次……然后忽然松弛下来，摊开变成一只手，这只手伸出
去触及等待着的死神……

——费斯特代克(Simon Vestdijk),《管乐队演奏过的花园》

“垂死”，史维尔(Anna Swir)曾说：

是最艰苦
的工作

老病者
应该豁免这种事

——《我抗议》

言之成理，但在没有一线希望之中等待，也一样艰苦得很。

那天晚上他们的守灵,不仅是空洞的致敬动作,枯燥的例行手续,而更像是一场毅力的考验,他们忠贞与否的证据。

他们之所以都选择陪她走完这趟悲伤的旅程,或许因为悲剧当前,任谁都只好遵守传统与礼仪的规则。这些规则起码可以提供些做了点什么的幻觉,使他们毫不起作用地站在周围一事,显得有尊严,甚至有必要。

这期间,护士固定会回来,拨拨机器上的一两个按钮,把这个或那个袋子里仍继续往她血管里注射的液体轻轻挤捏一下,好像要确定这最后几袋不会有一滴浪费掉。她们也是严格地按规则做事。

守灵期间,有人小声祷告,有人幽幽啜泣,有人轮流在她耳畔呢喃交待最后的消息。他自己除了麻木别无感觉。或许也带点儿佩服:她还撑在那儿,虽然已经输了这一仗,却还在英勇地搏斗。

每次他转头去瞟墙上的钟,总见其他人也在看钟。

没有用的。时间就是不配合,即使老病者垂死之际,它也不肯破例。

机 器

人难道没有可能变成机器的寄生虫吗？做一只心悦诚服
讨好机器的蛭虫？

——巴特勒(Samuel Butler),《乌有国》

直到时钟的指针闲步到三点与四点之间——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所谓的“狼时”，他同名的电影形容这是从午夜到黎明，幽魂漂荡，恶魔出猎，人类最可能死亡的时刻——直到这时，她的生命迹象才开始急转直下。就连他也看得出，监视器上的数字在往下掉，线型图变得平坦，“哗哗”声响得更急促。

“那道光！”她一位朋友忽然喊道，“告诉你妈妈要往光亮的地方走。”

她指的是流传的说法，说是灵魂必须穿过一条黑暗的隧道，一直到有亮光等候的尽头，才能从“另一头”出来。或许因为他从来不信这种事，转达这则被认为有助益的指令给她时，觉得很尴尬。

另一位朋友显然对他只求息事宁人的表现不满意，加进来喊道：“不要回头看！往光亮的地方走。”接着其他人也开始对她说话，每个人都祝她最后一程走好。

之窗”的眼睛？又怎么不是鼻子、耳朵？从客观的立场观察，它们的形状都很奇怪啊！

但以她的情况，萨金特的说法却再合适不过了。她的嘴巴确实构成问题，而且不仅对作画的人而言。这都要怪生命的最后一天半期间，插在她喉咙里、用胶带固定在她脸上的粗大呼吸管——它破坏了她的嘴形。她被宣告死亡后，护士取出了橡皮管，但长时间被迫让位给管子的舌头仍蜷曲在一旁。她的下唇也遭到连累，变得淤青浮肿。

他试图为她合拢微微张开的嘴巴，但她的嘴唇不肯配合，他也不敢太用力。尸体有可能这么快就僵硬了吗？

一位在旁帮她祷告的朋友说，她看起来好像在微笑。这么说为好意，却非事实。真要说的话，她可怜的舌头——扭曲、稍微突出在上下两排牙齿中间——让她看起来像在扮鬼脸。好像刚尝到苦的东西。

那苦的东西是什么？

呼吸管吗？

最后这几天的住院经验？

死亡？

可别是人生——他希望。可别是人生。

心痛

纵然一百万次滥用
这个字存活至今；它功能
如此之大所以无论如何少它不得
而且，在我看来，也还说得过去。

——卡路斯(Hayden Carruth)，
《为在太多首诗中使用“心”这个字辩解》

一八二二年那一天的真实情况，没有人说得准。三位主要参与者的说辞都不一致，每一种说法都是为了个人最大利益而编造的。事实上，他们之中某个人还在漫长的后半生中不断添油加醋，粉饰自己的版本。

现场其实还有第四个人。他是那天在意大利那块海滨举行这场悲伤聚会的主因。但他只能保持缄默，因为死亡已夺走了他的声音。

他的船沉没后，他在海上失踪了一个多星期，这可怜人除了一身衣服已无法辨识；他的脸和双手都被鱼啃得面目全非。

还有一本放在他衣袋里的书，也有助于确认他的身份：最新出

来吗？

恐怕不会。倒不是因为肝脏不重要，而是因为心脏的重要性无与伦比。直至今日，心脏已完全剥下了神秘感，解除了从前监管与制造情绪的职责，“心”这一词仍然是重要的象征、常用的譬喻，语言和思想中的重要元素。

于是，在雪莱去世将近两世纪之后，他一听说她心痛住院，心也随着这消息痛了起来。如果换做她的手臂痛、腿痛、背痛，他只会担担心而已。但不能是心，永远不可以是心。当天下午他就丢下了香港的新工作，赶回台北。

悲 伤

每次心跳在我们身上都造成一个新的伤口……

——波恩(Ludwig Börne),《尚保罗(Jean Paul)的追思演讲》

医生解剖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遗体时,发现“心脏急性扩大”,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位美国头号的哲学家兼心理学家一生操劳过度。可怜的人。他不该做那么多事,费那么多力,坚持那么长久。

他不知道这则二十世纪初叶的医学智慧今天是否仍然适用。如果适用,他很想知道,一个人要承受多少痛苦,要操劳到什么地步,才会把自己的心脏折磨到外壁千疮百孔,导致死亡:名副其实地死于“心碎”。

她在医院里读的最后一本书,是一位考虑周详的朋友买来送她的简体字书,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译成中文叫做《心情好,心脏才会好》。

到头来,她既没看完这本书,也没看完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幽冥的火》——为了先了解自己的病情,她暂且放下这部长篇小说。两本书都有书签夹在接近中间的地方。